

MOON

他与月光 为邻

·上

著 丁墨

当他负手站在星空下，温柔凝视着我，
我看到星星化为流光，在他身后坠落。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LIUZHOU ARTS PUBLISHING HOUSE

他与月光 为邻

上

著 丁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他与月光为邻 / 丁墨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500-1510-4

I. ①他… II. ①丁…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08499 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9 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E-mail bhz@bhzwjy.com

书 名 他与月光为邻
作 者 丁 墨
出 版 人 姚雪雪
出 品 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何亚娟
责任编辑 游灵通 袁 蓉
特约策划 何亚娟
特约编辑 燕 兮 悦 悦 谭 飞
整体装帧 郑力珩
封面绘图 VIVID 雨希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永顺兴望印刷厂
开 本 1/32 880mm × 1230mm
印 张 21.25
字 数 63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80 元
ISBN 978-7-5500-1510-4

赣版权登字: 05-2015-359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 他的来意	001	第十一章 与君相逢	069
第二章 人工智能	007	第十二章 刻意邂逅	076
第三章 送你回家	013	第十三章 非常想你	085
第四章 待宰羔羊	020	第十四章 娉婷惊鸿	093
第五章 它的世界	029	第十五章 狭路相逢	103
第六章 我不介意	033	第十六章 她的方向	113
第七章 何时再见	039	第十七章 请保护我	123
第八章 这一场雨	046	第十八章 我等你啊	132
第九章 亲爱的你	053	第十九章 有点期待	141
第十章 去我家吧	061	第二十章 我太冲动	150



第二十一章 悠悠我心

155

第二十二章 勿要牵挂

167

第二十三章 我本妖娆

175

第二十四章 二次亲吻

184

第二十五章 观赏生物

195

第二十六章 星流之名

202

第二十七章 我的诚意

211

第二十八章 她的秘密

218

第二十九章 残酷月光

229

第三十章 不要害怕

235

第三十一章 我没法从

241

第三十二章 温柔欢愉

249

第三十三章 穷追不舍

256

第三十四章 有生之年

265

第三十五章 星流懂得

273

第三十六章 比我懂他

281

第三十七章 半生哀荣

289

第三十八章 星夜小别

297

第三十九章 如隔三秋

307

第四十章 平行以后

314

淡薄的日光，照亮了山脊。绿意葱茏的树林，折射出大片碎金般的光泽。一座寺庙静静矗立在山巅，俯瞰着不远处的城市。

寺门是暗黄色的，石板路老旧而干净，院子里还种了些花草。时间尚早，一眼望去，清静无人。

谢懂知穿着薄薄的春装外套，黑色长裤下是双运动鞋，一路走上来十分轻快。她掏十块钱买了张门票，跨进寺门，抬头就见层叠洁白的阶梯以及上方的大雄宝殿。

她在心中轻轻叹了口气。

走了几步，手机响了，是同事兼好友冉好打来的，“懂知，身体好点没？中午要不要我给你带饭？”

谢懂知顿了顿，笑答：“不用了，我没事。”

周围环境空旷，间或还有清脆的鸟鸣。冉好听到了，奇怪地问：“你在哪儿？”

“唔……”谢懂知继续朝上走，“在宝安禅寺。”

冉好一听急了，“你昨晚不是说不舒服吗？生病不在家休息，跑到山上做什么？难道求菩萨保佑啊？你不是无神论者吗？”

谢懂知已经走到了正殿门口，她的语气比冉好慢条斯理多了，“放心。我已经好了，出来走走更舒服。我的确是无神论者，不过对于未知的事物，

始终心怀敬畏罢了。”

外头阳光温暖，大殿里却很清冷，处处是灰暗厚重的颜色。暗金色的佛像端坐于宝座之上，双眸好似悲悯地望着前方。

佛香却是清冽好闻的，丝丝缕缕，沁人心脾。

谢槿知默立片刻，在佛前跪了下来。

三跪九叩。

额头轻贴蒲团，她隐约听到身旁有脚步声。大概是别的游客进来了。

拜完之后，她又双手合十，闭眼许了一会儿愿，这才睁眼站起来。

身旁多了个人。是刚才进殿的游客，他还没走。

谢槿知拿眼角余光扫了他一下，微微一怔。

他穿着简单的白色衬衣，黑色休闲长裤，个子非常高，双手负在身后。

殿内光线偏暗，他的脸部轮廓却非常白皙明朗。

他站在离她几步远的空地上，站得很直，似乎没有注意到她，深潭般的双眼，始终盯着佛像。

谢槿知觉得这个人有点奇怪。

一般人进到寺庙里，都会看佛像，但大多是看两眼完事儿。可他却是目不转睛，若有所思，像是要……看出什么门道来。

察觉到她的视线，他转过脸来，也看着她。

谢槿知说：“你好。”她说着头点笑了笑。

他静了几秒钟，负在身后的双手松开，插进裤兜里，也微微一笑，

“你好。”

他的相貌这样出色，稍稍一点笑意，眉梢眼角却似乎都已沾染，更显五官清俊生动。可他眼中的笑意又是那样的淡，淡得几乎没有。这个人举手投足间，仿佛都透着几分说不出的沉静与淡漠。

两人都静了一会儿，谢槿知又问：“你刚才盯着佛像，在看什么？”她着实有些好奇。

他静静地注视她一瞬，目光再次落在佛像上。谢槿知以为他不会回答

了，转身刚要离开，却听到他的声音再次响起：“我在看……佛的相貌，与人有什么不同。”

谢谨知一愣。

她走出门口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那人还站在殿中。

天空碧蓝高远，阳光将所有佛舍都涂抹上均匀的浅金色。青草和泥土混合的新鲜气味，隐隐飘来。谢谨知又寻了间偏殿，走了进去。

等她把所有佛堂都逛遍了，也爬完了七层宝塔，再走回正殿门口，才发现寺里已经来了不少游客。他们或是三三两两站在空地上，或是在各个殿宇里流连，寺里倒是热闹不少。

谢谨知有些奇怪，平时没这么多人。她拿出手机看了看日历，明白了。

今天恰好是农历二月十九，菩萨生日。小时候，母亲带她在这一天来过几次。她还记得寺里会提供很好吃的斋饭和糕点。

谢谨知逆着人流，往清静的地方走。前方的白墙之下，一个穿着长褂的算命先生正在摆摊。

平时谢谨知是绝对不会靠近这种人的，此刻望着他铺在地上的繁复八卦图，却有些入神。

她走过去。

算命先生一看大清早有了生意，脸上自然堆满笑意，从旁边拖了张凳子过来，“姑娘，坐，坐。想问什么呀？姻缘、学业还是财运？”

谢谨知坐下，安静了几秒钟，说：“是这样，我最近遇到了一件……离奇的事。”

算命先生“哦”了一声。

清风吹得头顶的树叶沙沙作响。谢谨知的双手平放在膝盖上，在心中斟酌了一下，刚要开口，一抬头，越过算命先生那平庸而微胖的脸，却瞥见刚才那个年轻男人出现在人群中。

原来院子里的斋膳堂已经开始供应饭菜了，门口排起了一条长龙。而他双手插在裤兜里，从人群中穿过，正在往外走。周围大多是上了年纪的大叔

大妈，吵吵闹闹，笑声不断，唯独他身姿挺拔，容颜胜雪，自然十分惹眼。

他走了几步，忽然停下，低头对身边的大妈说了句什么。大妈的嗓门却是极大的，连远处的谢懂知都听到她笑哈哈的嗓音，“小伙子，你问我们在干什么？还能干什么，领斋饭啊！很好吃的，只有宝安寺能够吃到，听说都传了几百年啦，你要不要尝尝？来，排阿姨这儿！”

她的话音刚落，周围许多人都朝他望去。

出乎谢懂知的意料，他竟然点了点头，走到大妈身后。

先前在殿中看到他老成持重的言行举止，听到他关于“佛相”的话语，谢懂知隐隐感觉他有些高人风范。

而此刻，“高人”目不斜视，负手而立，跟在一群大叔大妈身后排队领斋饭。

谢懂知唇角微勾，刚要收回目光，他却好像察觉到了什么，忽然转头，朝这边看过来。

“姑娘，姑娘？你到底要问什么啊？”算命先生的声音插进来。

谢懂知的目光回到算命先生脸上，又静了几秒钟，答：“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单位的大型计算机系统最近有些不对劲。我觉得……要么撞邪了，要么遇到了很厉害的黑客……”

她的话还没讲完，算命先生身上忽然响起铃声。他歉意地笑笑，“稍等啊，我接个电话。”他从口袋里掏出个手机，还是iPhone5。

谢懂知就闭了嘴，听他讲电话：“……嗯，摆上摊了。我这儿还有客户呢。对，中午回来吃饭。下午收了摊就去接孩子……”

谢懂知忽然就有些意兴阑珊。

她觉得问询算命先生的举动实在幼稚可笑，于是不等他讲完电话，就从口袋里掏出十元钱放在桌上，起身走了。

太阳在天空越爬越高，整间寺院都被照得亮堂堂的，周围弥漫着饭菜的香味。谢懂知虽然满怀心事，也有点饿了。她抬头望去，斋膳堂的饭菜已经发完了。十几张圆桌旁坐满了人，都在大快朵颐，一时倒没看见刚才那个男人的身影。

谢瑾知眼尖，瞥见几个僧人端着糕点从厨房走了出来。她立刻迎了上去。

等她拿着两块晶莹剔透的椰汁绿豆糕从人群中走出来，就听见身后的僧人扬声道：“糕点已经发完了。”

她低着头往前走，咬了一块糕点在嘴里，发现当真是入口即化、细腻柔软。她的眉头舒服地展开。

她走了几步，眼前忽然出现一双男式黑色休闲鞋，还有两条笔直的长腿。

谢瑾知抬起头。

又遇到他了。

阳光透过树枝照下来，光影斑驳，清风徐徐。周围人来人往，他就这么站在她面前，双手负在身后。那双眼清澈乌黑，阳光下看不太分明。

他吃完斋饭了？

谢瑾知咽下嘴里的糕点，朝他点了点头，然后迈步想从他旁边绕过去。

一只修长而骨节分明的手，拦住了她的去路。

谢瑾知惊讶地抬头看着他。

而他神色平静，手缓缓放下，重新收回身后。他生得本就高挑，此刻站得又近，这样负手注视着她，竟莫名有些迫人的感觉。

这个陌生男人，为什么要拦她？

谢瑾知脑海里闪过他刚才排队领斋饭的画面，瞬间福至心灵，“明白”过来。

还能有什么别的原因？

她低头看向手里剩下的那块糕点，然后递到他面前，“吃吧。”

他却没有马上接，只是看她一眼，目光也落在糕点上。

谢瑾知笑笑，“是很好吃，没关系，给你。”

他又静了几秒钟，眉头还轻蹙了一下。谢瑾知不明白他为什么蹙眉，但也没多想。终于，他伸手接过，放进嘴里。他的手指白皙纤长，吃东西的动作也显得斯文俊雅。

很快他就吃完了。

谢瑾知又冲他笑了笑，再一次迈步想走，却听到他低沉温软的嗓音

不疾不徐地响起：“小姐，已经按你的要求吃掉糕点，我想我可以说明来意了。”

谢谨知看着他。

“我知道你遇到了可怕的事。”他说。

谢谨知一愣，然后整个人都僵住了。

他重新负手在身后，眉眼温和地凝视着她，阳光在他的鼻翼旁投下淡淡的阴影。

“交给我来解决。”

第二章 人工智能

天空明亮透彻，暖黄的阳光照得人热乎乎的，谢槿知却感觉到后背蹿起一阵凉意，瞬间浸透全身。

而他依旧平静地望着她。

谢槿知很清楚，今天之前，自己从没见过这个男人。安静了一会儿，她开口：“怪力乱神，我从来不信。”清澈秀气的眼睛毫不回避地直视着他，“你四肢健全、相貌端正，以后不要再做这种招摇撞骗的事了。”

风在耳边轻轻吹着，周围人来人去。阳光照在他脸上，那眉目显得格外清楚而安静。

他静默着，不知在想什么。

谢槿知再次迈步要走。

哪知他又抬起手臂拦住她，柔软干净的白衬衫，她差点撞上去。

她有了一些恼意，冷眼看着他。

他开口了，那嗓音也温软平和得像徐徐流动的水：“你没有什么值得我骗的东西。”

谢槿知心中冒出第一个念头：他这么说，倒也有点道理。但她仔细一琢磨，这话有点侮辱人。

“那你说，为什么断定我遇到了可怕的事？”她盯着他。

他又安静了几秒钟。

“因为我是……”他答，“顶级黑客。”

谢槿知怔住。

他松开负在背后的双手插进裤兜，也不再看她，目光转向远处的山岭

蓝天。

“应寒时，189×××3598。”

像是笃定了她一定会打给他，说完这句话，他就转身朝寺门走了。进出的人很多，很快他的身影就没人群里，再也看不见。

谢谨知在原地站了一会儿，掏出手机记下号码。

省图书馆位于江城市中心，远远望去，灰色严整的建筑群矗立在城市的车水马龙中。谢谨知去年大学本科毕业后，也算是过五关斩六将，成为省图的一名正式员工。

中午，天空由晴转阴。大片大片的云，像连绵而苍白的锦缎，遮住整个世界。

谢谨知刚走进馆厅，工作台后的冉好立刻起身迎上来。乌黑的大眼睛滴溜溜打量着她，“真好了？”

谢谨知拉着她的手，“好啦。你看我下午就来上班了。”

冉好这才点头，转身又对工作台后另一个人说：“庄冲，谨知这几天不舒服，你多干点活儿。”

叫庄冲的男人脸埋在电脑后，高高瘦瘦的身形端坐不动，轻轻“嗯”了一声。

谢谨知轻笑，推了冉好的手一下，“你别欺负他。”

冉好横她一眼，“我哪里欺负他了？别看他正襟危坐，就这么点儿午休时间，游戏打得正欢呢。”

一下午，清静如常。

今天是工作日，人不多。谢谨知将手头的一些工作做完，便用手撑着下巴，抬头望去。庄冲正站在两排书架间，抬头在整理书本，侧脸在灯下显得白皙清秀。他跟谢谨知同期入职，别看他平时闷不作声，刚才冉好叮嘱过了他，他就真的一个人把大多数活儿全干了，典型的任劳任怨工科男。

冉好坐在座位上，哼着小调，低头整理书籍标签。

谢谨知的目光从她身上滑过，落在她面前的电脑上，然后扫过一排电

脑，最后落在自己面前的电脑屏幕上，光线明亮，图片清晰。这是今年年初，馆里统一配备的新电脑。

她又沿着电源线看过去，最后目光一跃，落在不远处的机房。玻璃门后，图书馆主机庞大的机身看起来灰黑坚厚。它占据了整整一个房间。

这整个计算机系统也是年初刚从美国引进的，省图也因此一跃成为华中地区乃至全国最大最先进的图书馆之一。

馆厅里静悄悄的，谢谨知耳边仿佛都能听到主机运行时低沉而持续的声响。

她拿起手机起身，推门走了出去。

楼梯间里一个人也没有，阴暗安静。她低头吹了吹地面，在台阶上坐了下来，然后打电话给谢谨行。

谢谨行大概在忙，响了好久才接起。若说谢谨知的性格偏静，那么这个哥哥的性子比她还要内敛刻板数倍。可据说在科研工作上，他却经常提出很多大胆而具有突破性的观点，所以他不到三十岁就已经是副教授了。

“谨知，有什么事？”谢谨行关切地问。他也知道这个妹妹的性子十分稳重，如果不是十万火急的事，她不会在工作时间打扰他。

谢谨知握着手机，另一只手在地上轻轻地划着，沾上了不少灰尘。

“谢谨行，问你个问题。如果计算机……尤其是大型计算机，不按指令行动，还有了混乱的、自主的表现，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谢谨行明显有些意外，静了片刻才答：“一般来说，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黑客入侵。”

他提到“黑客”，谢谨知的脑子里倏地闪过早上遇到的那个年轻男人的脸。

“被黑客控制后，计算机会有什么样的行为表现，全看黑客的意图。这点你肯定也知道。”谢谨行顿了顿，嗓音里有了很浅的笑意，“第二个原因，我们科研人员常见，离你的生活却很远，就是人工智能。”

谢谨知安静地听他继续说道：“你知道，各国研究人工智能已经有很多年了。不过，不管是我们、日本还是美国，对这方面的研究都还处于非常初

级的阶段。我有个同学，就在中科院做这个。你说的这种情况——混乱、自主、不遵循指令的计算机，在他们实验室，大概会经常见到。”

谢谨知轻轻“哦”了一声。

谢谨行又问：“你具体遇到了什么问题？”

谢谨知的嗓音略有些沉闷，“也许是第一种，但也有可能……是第二种。”

这下换谢谨行沉默了。

“我记得你们馆里今年引进了一套系统？”他又问。

“是的。”她停了停，答，“就是它。”

电话里静了一会儿。

最后，谢谨行说：“你先什么也不要做。我这几天在封闭项目里，一会儿手机也不能用了。下周我过去找你，见面谈。”

傍晚时分，云层越积越厚，乌泱泱的一片，风雨欲来。

谢谨知租住的房子就在省图附近，从省图出来，步行七八分钟就到家。她刚踏进家门，就见窗外雨点飘了下来。很快就噼里啪啦声一片，雨势还不小。

几个拆开的快递纸箱胡乱堆在玄关，沙发上丢满了她的衣物，床上的被子虽然叠了，但是形状略显扭曲。桌上自然也是乱糟糟的。

再好对此曾有点评。她说谢谨知是典型的“秀外不慧中”。

谢谨知却是处之泰然，她觉得这样很好很温馨。她将桌子清出一块干净地方，放下她从小饭馆打包的盖浇饭，坐下一边吃，一边在手机浏览器里输入——应寒时。

搜索无结果。

照片、生平、履历……什么都没有。

难道他真的是黑客？

她抬头，看着窗外。雨雾蒙蒙中，不远处的图书馆大楼，黑灯瞎火一片，像灰色的巨人屹立在暮色中。

叮咚一声，谢瑾知低头望去，墙角旁，她几个月前买的扫地机器人开始工作了。

扫地机器人刚买回来那几天，谢瑾知还颇有兴趣地跟着它在房间里溜达，观察它，后来就习惯了它的存在。

此刻，她放下筷子起身，走过去，在它旁边蹲下，安静地看着。

说是“扫地机器人”，不过是商家的噱头，其实就是个“扫地机器”，市面上几千元就能买到。它圆圆的，像个金属大饼，安装了清扫装置，顶端有摄像头，内部有芯片，可以根据房间地形简单规划扫地路线，然后每天定时启动，打扫完整个屋子，又自己回到电源插座上，完全不用人管。

谢瑾知说人工智能离她的生活很远。他那么勤勉整洁的人，大概是没用过扫地机器的。

只是不知道，他所说的处于研究阶段的“初级人工智能”，比这扫地机器要先进多少呢？

天完全黑了，雨声不断。

谢瑾知坐在窗前，开了盏台灯，在看书。她刚翻了几页，手机就响了。

是下班时才分开的冉好，她的声音很是焦急，“瑾知瑾知，帮个忙！一定要帮我个忙！求你了，求你了！”

“说吧。”谢瑾知又翻了页书，嘴角带上了笑，“急什么啊。”

冉好的语气又沮丧又愧疚，“今天下班的时候，基本古籍区有几扇窗户，我忘记关了……”

谢瑾知翻书的手指停住了。

“我知道下这么大的雨，很不方便。”冉好还是急急地说着，“可是我家住在江对面，赶回馆里太远了。我给庄冲打电话，但你知道那小子一下班就打游戏，根本不接电话。只有你住得最近，拜托拜托了！要是珍贵书籍被淋湿，我还不被馆长宰了？！唉，我真是太毛躁了，对不起，对不起！你能不能……跑一趟啊？明天我请你吃小火锅犒劳你好不好？”

谢瑾知觉得这情况实在是糟糕透顶，好半天都没说话。

冉好也察觉到她的沉默，咬牙道：“实在不行，我自己跑一趟吧。没关系的。”

“不是的。”谢槿知打断她，抬头再次望着馆里的楼群。建筑的轮廓已经看不清了，像是融进了湿漉漉的夜色里。

前天晚上，她一个人回馆里，也是在这样的深夜。

然后，她就看到了那些离奇的事。

如果今天再去，还会遇到吗？

“我刚才在想别的事。”她说，“我马上去，你别担心。”

谢槿知撑了把伞，带着手电就下了楼。这么大的雨，街上几乎没什么人了。车也跑得很快，仿佛恨不得立马逃离出这大雨中。

路灯昏黄，谢槿知踩过一汪汪大大小小的积水，很快就到了图书馆外。

门口没停几辆车，她平时也不怎么注意这些车辆，但今天有一辆车格外显眼，岩黑崭新的保时捷双座跑车。一看那夸张低矮的车身和流线造型，就知道昂贵无比。

谢槿知看了两眼，走进图书馆。

到了楼下，她收起伞，刷卡进门，又伸手打开了楼道里的一盏灯。洁白的灯光，像是漫延的潮水，从她站立的位置往四面八方扩展。颜色越褪越淡，慢慢过渡到漆黑幽深的楼道里。

谢槿知定了定神，拿出手电，脚步不疾不缓地上了楼。